

吕祖三尼医世说述管窥

金盖山人闵一得著

其一

〈谢按：读此管窥读者须知三元为何义，真一为何物，乾元者，天炁也，就人身而言，虚静中，自顶下降之清炁。坤元者，地炁也，就人身而言，虚静中，自足而升之和炁；人元者，中炁也，于人身内而言，虚静中，心肾二炁交和中宫所生真阳之炁也。混沌虚静中，于中主宰此三元之“物”者，是为真一。此不可拟议，不可摹想，功到自知〉

按《医世》说：“吕祖师奉教于三尼。”石庵陶律师谓：是三圣在天之灵，宣说参天地、赞化育之大道，祖师尝得闻之而述以示人者。其大旨，不外即身以治世——是道非法。据管窥，乃从三才源头上立脚者。《医世》经文——玉清之宝笈。盖深奥如《大洞玉章经》，凡人难晓，非人不可妄传。故祖师不宣示本文，而但述其说以示诚心学道者。又恐学者不知入手之门、降坛之日，娓娓言之，谓当以《参同》、《悟真》了命，《大洞玉经》化凡，《唱道真言》炼心，然后以《三尼医世》证果，则《医世》经义自可默会，而行之自有步骤。使世志士得其大略，诚以事之，敬以行之，从此上续三尼心学，累行积功——惠而不费，大而非夸，天仙之梯航也。窃尝息心体会，即身即世，宜事培元。元培，功乃进焉。

其诀惟何？虚我色相，一我气神，卯而守之，久则内外无间，神完气足而精化。此身之神气既旺，则所事得实，必无不济而中止之虞。又久之，乃一丝不挂，身世两忘，归于太无，功竣一敛，全复太初〈谢按：混沌中忽的一觉，太玄影现〉，而缩斯身斯世于祖窍之中，悠然住手。斯时也，身世两益，嗣则相力加进，自戒计验计程。所当刻省者，身不可不端直，心不可不专一，行不可不坚不恒，置身世穷通于不问而已。〈谢按：忘形以养气，神气合一，胎息养真，放而又放，及接先天；神炁合一，入于先天之先。身世两忘，归入太无。混沌中忽的一觉，是觉非觉，则内照此身，“念中无念”又加虚寂之，先放之极大，今收之极小之中，置世身于无闻不见之内，其景纷现，唯在“念中无念”而已。〉

其二

忆昔事此，每到身世两忘，旋现一境：上截澈清，下截浑和，虚无边际；返而内照此身，〈谢按：此即缩身世于祖窍，仍后更宜寂之，是谓退藏于密也。〉肢体脏腑空无所有，但觉白者天如，黑者地如，且有激浊扬清之变化，流露于动静之中。寂而体之，下界迭现，历历布若棋局。更寂体之，又见熙熙攘攘，纷若明窗之尘。以是气机之征验叩之吕祖，吕祖曰：“向之初现者

，三才混一之太极；继而现于内照者，一身之太极。其后纷纷迭现者，是混一太极中含世宙亿亿太极之玄影，统摄于一心之中。惟能体而勿滞，见而不着，日时行功而勿间，三才真一感而下合，乃可中加作用矣。若未迎合真一，但当循是征验，益加虚寂其心，置此真元景象于不见不闻之中，庶不为元所障。久之，自可冀得真一。喜汝不由想像而得，玄影印心能不动念而加寂体，不负太虚保举，汝其勉诸！今所得虽属玄影，一得真一，便非玄影已也。然斯真一，岂得以岁月期哉！噫！玄影入腔，进功之阶，汝其勉之。”此为嘉庆十六年事。盖以初步进功必由之境，故识之，以为同志者先路之导

其三

是道入手，现黑白，见升沉，是为消息，而总以自得为真。苟有心想，便落幻妄，故以得见真一为宗。真一者，持之不得，体之则存。上所言者，乃是真元。元之为物，有一以持之，内则用以治身，外则用以治世。第本一气，而判成两，轻清者上升，重浊者下降，此自然之道，而至人必究其所自，据理而论，静以致清，动以致浊，而使之一动一静者，非无神以宰之也。在人之宰曰心，心乃至灵之物，必凭一念以定——所谓志也。君子所以贵立志，成贤成圣，皆此志之定力，知此，则治心有法矣！

治心之法，不外刚健中正四字。如何刚，如何健，如何中，如何正？内问诸心，心自了了者，以有天赋之性在焉。中正性之体，刚健性之用，性即天心也。明此，则存养有方，而中有把握。（一得）有志未逮，窃闻先师绪论，谓学者当遵〈唱道真言〉以自洗刷，则心体大明，自能辨气机之先后。气机之滞，凡质之累也，虔奉玉经而气质自化。参诸《参》《悟》，不为喻言蒙惑，而七情胥归一性之正，禀赋乃全。于是用志不分，以之医世，出神入化，近则一家一村，远则一县一郡，推其极则四大部洲，无不调摄于此方寸之中。消其灾疹，则无水火、刀兵、虫蝗、疫疠；正其趋向，则俗无不化、人无不新、民安物阜，熙熙然如登春台。小用之而小效，大用之而大效。道如是也，而用之则存乎其人，人禀天地之气，故通天地之气而能运天地之气，人气为天地二气之枢纽，性命之功未圆则气不灵，性命之功既圆而四大已空，则无所依据以有为<谢按：性命之功既圆，则已非人矣，故无人心，无人身形，故无所依据以有为也，无身则无以应地，无心则无以应天，无血肉筋骨精气，则无以应大地山河百姓。>故天仙亦让其权于人。<谢按：人能改变天地，现今之科学技术，即是在改变天地>此人所以为三才之一也。

其四

要知天地无心，非块然两大也，言其自然之道耳！作善而百祥随之，作不善而百殃随之，皆自然之道也。而致殃致祥之柄？乃自人操之而天随之，是可

见人有转移造化之力矣。其故何哉？盖从逆则凶，惠迪则吉。天本无心，惟人自召，听其纵欲则从逆而凶，消其戾气则惠迪而吉，转多在人，而籍有转之移之之人，一气转而人心皆转，人心转而天心亦转矣！<谢按：老子云：“天道无亲，恒与善人”，匹夫含冤，三年不雨。>

所谓寄者，非出而寄之也。三才一气，原是一物，言其形则有三焉，气以成形，各有所归，是惟太极。轻清者自归天，重浊者自归地，乃各从其类。动而愈出，生清浊者真元也；玄之又玄，妙清浊者真一也。君子知而迎之，合同而化之，令各返夫先天，乃为得诀。

斯真一也，群居而不异，独立而不孤，同得而分，各得而合。盖元与一，是一非一，是二非二。离气而言真一，合气而言曰真元。天心之气曰真元，真元之宰曰真一，真一即天心，天心无形，赋于人而有形，即真一也。真元有气，藉心迎一，藉一救元。天以真一真元铸有形，吾以真一真元培有形，令各安泰，是曰医世，是性命之学。

有为而无为者，尽心尽性以致之；得验与否，不欲人知；远近久暂，证果之高下定焉。君子存心，合内外以成其道，不计功效，况计人世之勋业哉！盖以是为性分中事，一有所为，不可与言道，士所以为四民之首者，以其有化民之责也。得闻是道，可不勉欤？

其五

是道也，当于定静之中，寂审气机之通塞，及既充和，一守清明之在躬。有性命合修之理，而医世之用赅焉。（一得）尝学之，窃有所会。方其心注顶，由顶达胸，奉元首而启乃心——明良之象也。乃由其胸达腹，奉天心以譬下民——康济之事也。以一身言之，则为通理督任之法。继由下极穿尾闾、循夹脊、透玉枕、上昆仑、驻混丸，天雷一震，<谢按：性玄关开也，>甘露沛洒，五脏清凉。斯时任督已交，天气降而地气升，煦妪发育，含宏光大，品物咸亨，上下成泰，朝野不隔，而民亲其上——是实其腹而藏富于民也，地不爱宝，上达天庭，膏泽洋溢，复下华池，驻护绛宫者，下流上通——所以致雍熙也。从而坤乾并迎，绵绵照注<谢按：念中无念，故曰照注温养沐浴，胎息养真也。>俗化民新，漪漪盛哉。——究其得致之由，中有真一以宰之耳！

斯道也，谓之升仙之宝筏也可，谓之医世之神功也亦可。然非致虚极、守静笃、诣力充足，则不可以行。

吕祖曰：“顶不知存，存不至足；胸不知存，存不至足；腹不知存，存不至足；前三不通也。下极不知存，存不到极足，后三不得通也。三三通，一半功，成仙致治攻复攻，<谢按：此乃开关展窍秘法，顶胸腹足，先存后忘。形虚气运，忘中真火。全身混化，身心妙合。我处其中。百窍开通。>下半功夫

闭巽风。”〈谢按：闭巽风者，胎息工夫也！〉按：攻，专治也。巽风，鼻气也，鼻有两窍，致闭乃圆，炁不从鼻漏，直由黄道载升载降，而鼻若虚设，乃谓之“闭”。此虚极静笃之验，盖得孟子直养之义焉。养者何，养此真一也，孟子所谓“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者”、“无若宋人然”，则得矣！

其六

忆昔学此诀未了了，但跌其足，直其体，虚其心志，平其气机，安守下极，既觉充和，渐热若灸，安守如故，觉此暖气，腾腾向后，寂守勿助；又久之，乃觉下极宽广，气机无稍阻塞，知己透关欲上矣，关者，尾闾是也，微用下翹上耸之诀，随机纵任之，便觉脊背非背，旷若通衢，平衍上跻，绵亘数十里。琦花夹道，步骑者、兜者、笠者、负且乘者，肩摩毂击如五都之市。其中冠盖云集辘重辐辏，雕题凿齿亦接踵而来，自有万国珙球趋赴神京之象。忽见白虹一道，起自北海，肃肃有声，直趋峻岭而南。元神殿而随之，见山顶极平广，中峙殿宇，金壁辉煌，精曜华烛，别有天地——此道家所谓昆仑，内典所谓兜率，实人身之元首也。此中不敢顾恋，俄见赤气耀，起自天南，隆隆有声，——知是天罡，砰哄一震，与白虹相击乃合成。长桥横空，上有羽葆旌幢，往来杂沓。已而风送繁响，馨琅磅唐——知是天乐，不敢倾听——又见星冠羽衣，仙禽神兽，环鸿纷纷，绚若圆画，霭然灿然，弥满空际。斯时心怦怦欲动，凝神强定，倏寂无所见，黑宰成夜，心又稍动，且有虎啸猿啼之扰。镇静久之，大声忽起，疾若霹雳——知是剥复机关——息心候之，略有甘露沛注，遍体作旃檀气。寂然不动，光明顿开，见沃野千里，城雉环列，气象壮丽——知是释典所谓帝释天，道典所谓鄞鄂也——肃然起敬，果见天神滚冕下降，輿卫庄严。身即俯伏，存迎真一，布护天宫。有顷，忽觉身随云逝，远离闾阖，回视天宫，五彩炫目，俯见大地如棋局，遍观遐迩，绣壤相错，山川纠纷——知是下方——云气垂注，瑞光纠缠。锦覆大千。定神谛审，熙来攘往之众，粟如蚁如。既而渐近，历历如掌示。斯时心目中，觉众庶非众庶，直是一我所分现，众庶之悲愉忻戚悉无所隔，直是一我所亲尝。——此即融万为一、物我无分之真境也〈谢按：元神入胸部神室，乃人心发祥之“地”，因已达天人合一，故此神室之“心”，亦即天下所有人之心，而人我合一，人人即我，我即人人。“融万为一，物我无分，”为何如此？因我有人之形身，我有人之“人心”。在此刻，行者切不可元神有失，不可随人之妄心识心，而追逐形相之气机，虚寂而混沌之，自有效验生成，否则，恐有大患。〉盖此真境，胞与众生，春满乾坤，三元之气妙合而凝，斯身斯世均在太和翔洽之中，惜尔时未及加迎真一，陶鎔于林林总总之间。虚静内观，〈谢按：未入无极混沌“中”，而遂就反照内身。于丹修而言，觉之太早，药物还嫩。〉遂入浑穆。久又

久之，元神出定，吾身跌直如初，而颜色顿变，忽成少年，须发皆变白成黑。——此为嘉庆十八年长至日事。〈谢按：此则入手，从胎息开始，故以下极和坤腹为下手处，此乃医世进一层心法，前者洗心洗髓，完足自身神气，此则从事真胎息，而医世〉

予学问疏漏，功夫未足，遑敢云有益于世乎？谨以所历之境叩之吕祖，吕祖曰：“得之矣。能行不怠，必有征验云。”以上所历之境，不必尽泥，盖各有精神诣力之不同，不可按图索骥也。

其七

谨按是书，离世以事身，原可成仙。即一身包罗一世以医之，身世皆有功而证果，是正一举两得者。个中消息前已略呈其概，所当空净者，凡情凡绪与妄觉妄知也，所当迎存者，乾元坤元真一也。盖乾无坤不和，坤无乾不清，知迎坤乾而不知迎两元中之真一，〈谢按：“真一”者，就其生机而言，乃先天一炁；就其灵机而言，乃混沌之元神。〉，是犹以水火煮空铛，万无得丹成仙之理。一以中无物耳！物者何？真一是也。得真一则个中有主，措施无偏胜矣，此《医世》之纲领也。诚而行之，诀中有诀，盖不外有真我以持之〈谢按：真我者，人身之真一也，亦称元神真意，又谓己土内丹。实我人“真息息”也。〉。所谓以我之真，感合三才之真，逆而行之，复完太极。浇漓亏损之处，斟酌清和，维持调剂于期间，当不计岁月，不计功验，尽此报身而止。古人之见诸典册者，周时吴会张讳亚字善勋，以医世之道阴行名世之功业，默辅周召于成王时，道洽政治，福祚无疆，而证文昌果位。事载宝录，《文昌大洞仙经》原叙亦引之——叙为存华魏元君手著者。

（一得）沐先师晓谕，龟勉从事于迎元，而尚未注意于迎一，盖以性未明彻，真一之一恐难协应，亦因未闻个中玄理，妄有所待，欲得另参秘旨而后行之。然迎元之应已历有神验。（一得）久寓之乡，春花重放于秋季非一次二次，三四五次也。如金盖之云巢，姑苏之大德庵、连华庵、葆元善堂，禹航之天柱观、半持庵，武林之寂宁阁，上海之小蓬莱，若杏若桃、若玉兰紫荆、木笔木瓜、西府海棠之属，秋令作花，灿烂芬馥，浓若三春，万目共睹，题咏成贴，九九桃花，吕祖师尝赐诗，诸君子和之——事在嘉庆十六、七、八三年。金盖之花木尤盛，遍满山麓丛放成例。

斯十年中，吴沈门桑椹，重实于小春者，亦有七载。金盖之河埠也，嘉兴童翁名宏毅，衰颓足蹇，有神相断其寿数终于是岁之腊，年已七十矣。得是埠冬实于树，服之盈握，骤强健，弃入山，往返七里许，身轻如飞，归采斗许，纯紫者配丸配酒，常服之，次者配于施药方中，治病无不立愈。乃岁岁如期来采，救危疾无算。其友莫达诚，顶患血瘤，大如拳，皮软薄若熟柿，翁以椹

酒杯许饮之，入口片时，痒不可忍，立即平伏若失。遂与翁发愿，募砌进山石路千二百步有奇，造石桥二、路亭一。亭名“止”，吕祖降坛为之题额，一一初，宋梅子春常止此，赵松雪题其亭曰“鹤止”，今重建，吕祖示人知止之义，故改是名——钱唐鲍薇垣太守锬，为作碑文，详志造桥砌路胜因。梁侍讲山舟同书为之书。是年春，山上院中忽生杨柳红蓼，今柳已成阴，红蓼每岁皆发。柳叶能治疟疾，红蓼入曲酿酒，能消中胀。迄今嘉湖杭郡有疾者咸来采取，呼其柳曰“神柳”，蓼曰“仙蓼”。叩之吕祖，祖曰：“由气化而生，古来有之，事载《径山志》，为国一禅师事，不足异也，然亦足为迎元之一证。九九桃花，载在《续文献月令》，为林侍宸灵素广陵故事，吾题咏载焉，今所题诗即用广陵原韵。此非仅迎元得致者，喜秋桃岁放，放亦繁衍郁，类昔广陵风景矣。汝曹勉之。”又曰“汝曹亦知林侍宸之仅证灵钦秘录一代宗师者，其故何哉？将大道而树私名，一也；及既赴召，迭以法显，二也；反舍真一，谬云有待，三也。使其能不赴召，而密迎真一以医世，宵小潜消，天下太平，其功尚可量哉？迷不师古，吾曾谕示，而有待之见，牢不可破，以致不能直上天衢，<谢按：此大概指，所谓“待诏飞升”之事不切实际，如金液丹成，应行医世功夫，方能证果，不可就抛弃肉身而阳神冲举。阅真人所谓“尽此报身以医世”>惜哉？”——此嘉庆二十一年短至日示。

（一得） 学力未充，辄蒙祖师奖许，其应在草木者，众所共见，故志之以劝同志。若众所不知者，为所当为，不欲为外人道也。